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史傳類

103

賴永海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梁高僧傳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103

賴永海釋譯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總序

日
生
會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嗜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為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為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為《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益，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啟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鋪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詞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了然，契入妙諦。

三、文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謬誤。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亦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成就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各地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啓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啓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興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擘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邃，實難盡備；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編序

忍心書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擊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教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於「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皈依，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眾？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教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 and 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眾生！

目錄

● 題解	一
● 經典	九
1 慧皎序	一一
2 譯經	一九
漢洛陽白馬寺攝摩騰	一九
漢洛陽白馬寺竺法蘭	二三
漢洛陽安清	二六
漢洛陽支婁迦讖	三八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四一
晉廬山僧伽提婆	五六

晉長安空三佛念	六二
晉長安鳩摩羅什	六四
晉長安佛陀耶舍	九五
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一〇四
晉河西曇無讖	一一七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一三一
宋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一四四
宋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一四六
3 義解	一五八
晉洛陽朱士行	一五八
晉剡沃洲山支遁	一六三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一七九
晉廬山釋慧遠	二〇三
晉彭城郡釋道融	二二七

晉長安釋僧叡	一三三
晉長安釋僧肇	一三八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一五一
宋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一六〇
宋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一六四
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一六七
4 神異	一七一
晉鄴中竺佛圖澄	一七二
5 習禪	二〇一
晉剡隱嶽山帛僧光	二〇一
6 明律	二〇五
齊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二〇五
7 忘身	二〇九
宋彭城篤山釋曇稱	二〇九

8 誦經	三二
晉蜀二賢寺釋僧生	三二
9 興福	三四
宋京師釋僧亮	三四
10 經師	三八
宋安樂寺釋道慧	三八
11 唱導	三〇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三〇
● 源流	三三
● 解說	三一
● 參考書目	三七



題

解

《梁高僧傳》，又稱《高僧傳初集》或簡稱《高僧傳》，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有系統的僧傳。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土後，許多印度和西域僧人陸續來到漢地，至魏晉南北朝，來華僧人日多。隨著佛教在中土的迅速發展及僧人在社會活動中影響的不斷擴大，僧俗二界陸續出現了一些記述僧人之譯經、弘法及其他活動的書（具體書目詳見本書的「源流」部分）。這些書有的直接以僧傳命名，有的以記敍寺塔為主，附載僧人之行事活動，有的則是在記述世間的鬼怪神異故事中附見僧人的事迹。但不管那一類書，其所載之僧人或僧人之事迹，或僅舉一方，或只限一時，或唯敍一迹，或偏重一行，或記述簡要，或事迹缺略，某一僧人之主要事迹既難完全包容，更不能反映時代佛教活動之概貌，有鑒於此，南朝梁代僧人慧皎決意寫出一部能夠較全面反映自漢至梁僧侶活動概況之著作，於是有《高僧傳》之撰著。

《高僧傳》在相當程度上是前人有關高僧傳記的綜合，並加以創造性分類和編輯，它克服了以往僧傳只限於一時一地、一行一迹之局限，而把佛教傳入中土之後（漢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六七年），至梁天監十八年（公元五一九年）共四五年間的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主要僧人盡收其中，所收錄的高僧達二百五十七位，加上附見傍出者二百多位，實收僧人五百多位，涵蓋時間之長，所收僧人之多，都是以往僧傳所無法比擬的。

其次，《高僧傳》在體例編排上富有創造性，全傳分爲十科，先譯經，次義解，此外還有神異、習禪、明律、忘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等諸科。

譯經者，亦即翻譯佛教經典。佛教東傳之初，此譯經工作最重要，因此，本傳既把譯經僧放於篇首，而且所收人數亦多，有三十五人，所占篇幅也大，共三卷（第一至第三卷）。慧皎所以這麼處理，是因為他認爲：「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也就是說，佛教在中土之流布，經典的傳譯應該記頭功。當然，佛經的傳譯往往不是一人之力，一時之功。如在本傳中人們常常可以看到，某某經典之翻譯是由某人口宣梵文，某人證文，某人筆受等，這是由於當時兼通梵漢的僧人甚寡，同時爲了使所譯經典盡可能準確無誤，因此佛經的翻譯往往須由多人合作而成。大致而言，一個譯場常設有如下數職：一是譯主，即坐於正面口宣梵文者；二是證義，即坐於譯主之左，評判譯文是否正確者；三是證文，即坐於譯主右側，審查譯主所宣梵文之正誤者；四是筆受，即將梵音翻爲漢文者；五是參譯，對照梵、漢文之正誤者；六是綴文，即把

文字連綴成句者；七是潤文，即坐於南面飾潤譯文者。此外，還有專事削文定義之所謂「刊定」和把梵音如實寫成漢字之「書字梵學僧」等。可見，包括本傳在內的佛教典籍所說的某某經典爲某人所譯，一般是指主譯，並非指整部經典的翻譯都是由一人完成。

所謂義解，用慧皎的話說，即「慧解開神」。通俗地說，亦即分析字義，解釋義理。這在佛教東傳之初也至關重要，因此，本傳所收之僧人，以義解僧爲最多，共一百零一人，所占篇幅亦最大，共五卷（卷四至卷八）。

神異者，慧皎在序中曰：「通感適化，則疆暴以綏。」亦即借助於神通感應之力量，懲惡揚善、抑暴安良，使正法弘揚，教化隆盛。佛教初傳，神異作用頗大，因此慧皎頗重此科，共收神異僧二十人，占二卷（卷九、卷十）。

習禪者，即修習禪定，增長功德。本傳於卷十一前半部收禪僧二十一人。

明律者，即於已持戒嚴謹，戒行精進；於律藏之修治、弘傳，孜孜不倦，卓有成就，遂使律典日趨完備，修行者有所依止。本傳於卷十一後半部收律僧十三人。

忘身者，亦即爲了濟生利衆、弘揚佛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身心性命在所不惜

，有如釋迦之捨身飼虎，割肉餵鷹。本傳卷十二前半部收忘身僧十一人。

誦經者，亦即諷咏、讀誦經典。此法原為婆羅門六行之一，後來佛教亦因襲之，並有三時誦經、祝聖誦經、應供誦經之分。本傳卷十二後半部收誦經僧二十一人。

興福者，亦即行善積德，廣種福田。慧皎在本科的論贊中道：「入道必以智慧為本，智慧必以福德為基。譬猶鳥備二翼，一舉萬尋。」此謂福德與智慧，有如鳥之雙翼，不可或缺。在佛教流傳初期，此興福一門乃是佛教擴大社會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頗受當時佛教界的重視。本傳卷十三前部分收興福僧十四人。

經師者，本傳中專指巧於諷誦經文之僧人。慧皎論曰：「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但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因此諷誦經文應該聲文並茂，經師之特點即是二者兼而有之，因而不但能傳述義理，而且能表達情志。這種方法在魏晉南北朝時頗為盛行。本傳卷十三中間部分收經師十一人。

最後一科是唱導。唱導者，慧皎在論贊中曰：「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唱導師常常借助於因緣譬喻，以增加講演的趣味性，這是一種把講經、弘法通俗化的好方式，六朝頗風行，出現了一些很有影響的唱導師。本傳卷十三後部分收唱導師十

人。

本傳之卷十四爲序錄，包括慧皎自序及本書總目錄並慧皎與王曼穎往返文書二篇。序文主要記述本傳寫作之緣起及內容構成，王曼穎給慧皎之信有若本傳之跋，而慧皎之覆信除了對王曼穎之推贊本傳表示謝意之外，又復述寫作本傳之因由，首尾照應，體式完整。

第三，此僧傳除了具有較完整的體系構架外，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即在各科末尾，都附有作者之論贊。論贊一般先敍大意，再辯時人，討核源流，商榷取捨，是各科思想內涵點睛之筆，很值得一讀。

第四，相對於以往各種僧傳言，本傳的長處是跨歷之時限最長，涵蓋之地域最廣，收錄之僧人最多，體式最完整，資料亦最豐富。但是，由於作者生當南北朝，天下分治，南北對峙，故本傳所收，「偏在江左諸僧」，儘管其時江北也有不少高僧大德，但收入本傳者，寥寥無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本傳作者慧皎，南朝梁代會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西）人。據考證，他生於齊明帝建武四年（公元四九七年），卒於梁元帝承聖三年（公元五五四年），世壽五十

八。至於姓氏，唐道宣之《高僧傳·慧皎傳》稱「未詳氏族」，今亦無從確考。對於他的生平事迹，其本傳中也語焉不詳，但從有關資料得知，他是一個「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之高僧，曾住會稽（在今浙江省紹興市）嘉祥寺，春夏二季弘法，秋冬二季著述，除本《高僧傳》外，還撰有《涅槃經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可惜後兩種著作早已亡佚。

《高僧傳》全書十四卷，以如此之篇幅去記敘五百多年間中土之僧人，每個入傳者無疑都是當時或該科之「高僧」，但因本書篇幅所限，這裏不可能全部收錄，而只能選錄那些在整個中國佛教史上都具有相當影響的高僧。至於每一僧傳之取捨，除個別篇幅較長的僧傳採用節選外，其餘的都取傳記全文，以保持資料的完整性。



經

典

1 慧皎序

譯文

……自從佛法東漸之後，西域名僧，紛紛來到中土，或傳譯經典，或教授禪道；或借神通度人，或以法力濟世。

自漢至梁，歷時六代，近五百年。此漢地沙門，亦名僧輩出，代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述各異。沙門法濟所記，偏重於德行高逸之大德；沙門法安，只列志節高尚之僧人；沙門僧寶，僅記述遊方僧衆；沙門法進，雖通撰論傳，但事迹缺略。此中諸記，互有繁簡，各有殊異。多只考錄其日常行事，都不曾作出梳理、歸納。

臨川康王劉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等，都旁列諸僧，敘其事迹、風貌，但都是作為附錄，語焉不詳，多所缺略。

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之為《佛史》，或號之曰《僧錄》，因為佛、法、僧三寶一並敘述，故混雜不堪，很難尋求；琅琊王巾所撰《僧史》，似乎著意於概括、統貫，但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所撰《出三藏記集》，只載有三十多位僧人，缺略者甚多；郗超之《東山僧傳》，張孝季之《廬山僧傳》，陸明霞《沙門傳》等等，都各列一方之僧侶，又非貫通古今，且多僅舉一、二善行，不及其餘。

直到今日，雖也偶有繼作僧傳之人，但或者偏重於贊頌、褒獎，多有抑揚之意；或者在敘事之中，空引冗辭贅語，並無實理可稱；或者因嫌繁瑣蕪雜，刪除其行事活動，因之事迹多所遺略。……

我曾在平日餘暇，閱覽各種典籍，搜集、檢錄凡數十餘家，以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各朝資料，地理雜記孤文片記，並且多方諮詢故老，廣泛訪問先達，加以整理、校勘，取同存異，始自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七年），終於梁天監十八年（公元五一九年），凡四百五十三載，共收錄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按其德業，開為十類：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

佛法之東漸中土，首推傳譯經典之功。這些傳譯經典之高僧，或跨越沙漠、天險，或千里飄洋過海，爲了弘揚佛法，身命在所不惜。中土佛法之傳布，多依賴此等高僧傳揚之力，其德可敬可崇，故譯經一類，列之篇首；至於闡析義理，則使佛道弘揚四方，衆人受益；神通變化，則能除暴安良；靜心習禪，則功德深隆；弘揚、贊頌戒律，則禁行清潔；忘形捐軀，則能培植慈悲喜捨之心；歌誦經典，則幽顯同慶；興福行善，則使佛教得以弘揚、傳布。

凡此八科，各以不同之形式，傳揚佛法，普行教化，其德皆在導人入於聖道，其功則能淨人之身、口、意三業，所以爲群經所稱頌，衆聖所褒揚。至於討核源流，商榷取捨，都列於贊論之中，附於文後。而論之內容，雖各有小異，而體式大致相同：即始標大意，猶如前序；末辯時人，如同後跋。若穿插其中，嫌其繁雜，故列於一科之末，通稱爲論。

至於轉讀、唱導，產生的時間不長，但應機悟俗，自有其獨特之功，故齊、宋雜記，全都羅列一些出類拔萃之人。本書之所輯錄者，亦多是一些影響較大的，對於那些只有一分通感者，則列之於傳末；至於神仙方術之流，則不是本書所收錄的對象。

本書所敘述的內容，原均散見衆雜記之中，筆者所做的，只是加以取捨、刪削，收集一處，所以可說是述而無作。爲使人們可於一書之內，遍覽衆記之精要，所以凡是衆記中繁辭虛贊，以及德行不堪入錄者，一概省略。因此，雖是總述六代之賢達、高僧，總共才有十三卷，加上序、錄等，合爲十四軸，稱爲《高僧傳》。以往所撰述的此類書，多稱名僧。然而，名者，本是事實之賓詞。若德行潛隱，則高而不名；反之，若德行平平而名揚一時，則雖著名但並非高僧。著名而德行平平，本來就不足入傳；高僧而默默無名，則是本傳所收錄之對象。所以，本《高僧傳》棄其「名」字，而代之以「高」字。因是草創，其間或多有遺漏。現此十四卷，尤其是論贊，意以爲定，疏漏難免，讀者詳覽可知。

〔近人楊文會按〕《大正藏》內的《高僧傳》，共有四部，此慧皎所撰之《高僧傳》是其中之一部，古本十四軸，現作十六卷，至梁天監中爲止；唐道宣有續傳，迄於唐貞觀年間，凡四十卷，名曰《續高僧傳》；宋贊寧又有續傳，迄於端拱之初（公元九八八年），凡三十卷，名曰《宋高僧傳》；至明沙門如惺，輯錄南宋、元、明大德，只有六卷，名曰《明高僧傳》。私下以爲宋、明二傳，命名未盡恰切，因爲宋傳

中所收錄的，唐、五代人居多；而明傳中所收錄的，宋、元人居多。今幾經斟酌，更換其名，第一部稱之爲《高僧傳初集》，唐續傳稱之爲《高僧傳二集》，宋傳稱之爲《高僧傳三集》。至於明傳，因爲遺漏很多，不盡完善，擬博采群書，自北宋至於現在，選擇其道行卓越者，匯爲一編，名曰四集。由此以降，續續無盡，則寄希望於將來。光緒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夏六月，後學楊文會謹識。

原典

……洪風旣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

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宗。

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

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疏闕。

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琅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

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

嘗以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歷。地理雜篇，孤文片記，並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

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勳。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疆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

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捨。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恆體。始標大意，猶類前序；末辯時人，事同後儀。若問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

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

凡十科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

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藏》內《高僧傳》，凡有四部，此其一也。古本十四軸，今作十六卷，至梁天監中而止；唐釋道宣續之，終於貞觀間，凡四十卷，名曰《續高僧傳》；宋釋贊寧又續之，迄于端拱之初，凡三十卷，名曰《宋高僧傳》；至明季沙門如惺，輯錄南宋元明大德，僅成六卷，名曰《明高僧傳》。竊以宋明二傳，命名未恰。蓋宋傳中唐、五代人居多，而明傳中宋、元人居多也。今酌易其名，于第一部，則曰《高僧傳初集》。續傳則曰二集，宋傳則曰三集，至于明傳遺漏殊多，未臻完善，擬博採羣書，自北宋以迄于今，擇其道行超卓者，彙爲一編，名曰四集。由斯以降，續續無盡，是所望于將來。光緒十年夏六月，後學楊文會謹識。

2 譯經

漢洛陽白馬寺攝摩騰

譯文

攝摩騰，本是中印度人，風儀秀逸，善解大小乘經典，常四處遊化、弘法。曾到當時印度一附屬小國講《金光明經》，正好遇上敵國侵犯該國。攝摩騰說：「佛經上曰：能說此經，則為地神所護祐，使民衆安樂。現在戰端剛起，正是承蒙佛法護祐之時。」乃立誓捨身親往敵國勸和，終於化干戈為玉帛，平息戰端，二國和好，由此聲名大振。

漢永平年間，明帝夜夢金人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占其所夢。通人傅毅答道：「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見的金人，大概就是佛。」明帝以為傳所說甚是，遂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為使者，去印度尋訪佛法。蔡愔等到印度後，遇見攝

摩騰，乃請他來中土。摩騰立志弘通佛法，遂不辭勞苦，穿越沙漠、天險，與蔡愔等來到洛陽，漢明帝以禮接待，重加賞賜，並於洛陽城西門外爲之建立佛寺，讓其安住。中土之有和尚，以此爲最早。

但是佛法初傳，中土人士尙少有歸信者，因此，攝摩騰雖然對佛法有許多精闢、深刻見解，但無從宣說。過了不久，就死於洛陽。有記載曰：「攝摩騰翻譯了《四十二章經》一卷，起初存放於蘭台（今湖北鍾祥縣東）石室第十四窟中。」攝摩騰所居住的地方，即現在洛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有傳說曰：「外國國王曾經欲毀壞各種寺廟，只有招提寺未被毀壞，當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有人把這情況報告了國王，國王即下令停止毀壞寺廟，並改招提寺爲白馬寺。」所以，後來寺院之立名，多仿效之。

原典

攝摩騰^①，本中天竺人，善風儀^②，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

顯譽。

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

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注釋

● 攝摩騰：又稱迦葉摩騰、竺攝摩騰、竺葉摩騰，或略稱摩騰，中印度人。最早把佛

教傳入我國之印度僧人。

②風儀：古代典籍有三種解釋：一者釋為風度儀表，如《世說新語·雅量》曰：「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二者在有些典籍中指測風的儀器，如說「達因風儀」；三是禪宗特稱宗師之風儀為宗風。

漢洛陽白馬寺竺法蘭

譯文

竺法蘭，也是中印度人，自稱曾誦經論數萬章，為印度學者之師。當蔡愔到印度時，竺法蘭與攝摩騰在一起遊化，遂與攝摩騰一塊到中土來，因其學徒勸阻，因此，就稍慢成行。到洛陽後，與攝摩騰住在一起。過了不久，就精通漢語。蔡愔在西域時，曾獲得佛經，竺法蘭即為翻譯，譯出了《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經典。後因遷都及寇賊之亂，其中四部已佚失，不傳江左（即江東），只有《四十二章經》尚存，共二千餘字。中土佛經，以此《四十二章經》為最早。

蔡愔又於西域獲得釋迦牟尼畫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之第四作。帶回洛陽後，漢明帝即令畫工描繪，並把它放在清涼台中及顯節陵上。原像今已不存。

又，過去漢武帝挖掘昆明池，於池底得黑灰，武帝曾問東方朔此黑灰是什麼東西